



中國文學概論講話

日本鹽谷溫著  
孫俚工譯

開明書店印行

◆ 中國文學概論講話 ◆

實價大洋二元五角  
(外埠酌加寄費)

原著者	鹽谷溫	}	版權
翻譯者	孫儉工		所有
印刷者	華文印刷所		
發行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上海開明書店

一九二九年六月初版 1—2000

## 原序

中國是文學底古國。有四千年的歷史，跨四百餘州底土地，人口之多實號稱四萬萬。泰華絕域，鐘子秋江河洋洋流萬古，天地底正氣鍾於此。三代底文化夙開，漢唐之世，尊崇儒道，獎勵文教，濟濟多士，翱翔翰苑，吟詠風月，發揮詩賦文章底英華。及元明以降，戲曲小說勃興，對於國民文學產生了不朽的傑作，就中推漢文、唐詩、宋詞、元曲爲空前絕後。誠盛事哩！實際作家之數，篇什之量，在年代底久遠和種類底豐富這點上，世界底文學不見其比。試閱讀中國新聞，無論誰沒有不驚服其爲文字底國的。要之，中國文學史是縱地講述文學底發達變遷，中國文學概論是橫地說明文學底性質種類的。

昨夏東京文科大學開第一回夏季公開講演，余膺薦演述中國文學概論。雄辯會主野間君與余有舊，請以這筆記付印。余雖欣然應諾，但本不過是僅僅六回的演說，到底不

足直以之問世。於是修正增補一年有半，要在主要地敘述戲曲小說底發展，欲以此補我中國文學界底缺陷。因前後詳略不同，故分爲上下二篇。

迴顧往昔在大學的時候，侍槐南森博士底講席，受詞曲之學，及其後遊學禹域，從葉彬先生究元曲底底蘊。歸國後雖專致力於斯，然森博士既歿，葉先生亦避亂鄉園，音信難通，從誰去質疑請教呢？徒掩卷投筆浩歎而已。他年積鑽研之功，升戲曲小說之堂，兼入詩賦文章之室，博通其精，深究其奧，完成中國文學概論，然後更進而編纂中國文學史，是余平生之願也。稿成因以一言弁諸卷端。

關於本講話底筆記，竹田文學士盡力的處所多。附記於茲以表謝意。

大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 內田新序

中國是文字底古國，文學底先進國。上下四千載，興亡經八十餘朝，在這四百餘州內所開的文學之華，從詩賦文章起至戲曲小說之類止，都具有一種獨特的性質而放異彩於世界底文壇，以故時代不同國土相異的吾人，閱讀理解已經是難事，何況深深地玩味進而究明其特性，不更屬難事中的難事嗎？

鹽谷博士生於漢學世家，夙在大學專攻中國文學，深究其蘊奧。嘗遊學西歐及禹域，歸朝之後發表其研究之一端而著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一書。在當時的學界敘述文學底發達變遷的文學史出版的雖不少，然說明中國文學底種類與特質的這種的述作還未曾得見，因此舉世推稱，尤其是其論到戲曲小說，多前人未到之境，筆路藍縷，負擔着開拓之功蓋不少。嗚呼盛哉！余平素是以中國文學底研究為職志的一人，幸在大學侍博士底

講席，得親受其學。

頃者孫偃工君譯述此書，求序於余。余受而讀之。以周密的用意逐語翻譯，雖片言隻字亦不忽略，行文亦頗平易而舒暢。竊思翻譯之困難勝於原著，已屢見有人慨歎了，况完全語脈懸異特別在素有難解之誹的我國文底譯述，敢嘗試其難，在這一書裏相信君之苦心決不少。

君湖南寶慶人，早在北京高等師範畢業，遊學我國既已三年，現在上智大學專攻德國文學，傍並常致意於其本國文學底研鑽；余喜因這篇學之士，而恩師底著作得普遍紹介於鄰邦，不顧淺學短才，裁蕪詞以爲之序。

昭和三年二月九日

內田泉之助

## 譯者自序

我在一面自己煮飯，洗衣，掃地工作，一面照常去上智上課的時境中，以積日累月的工夫譯成日本鹽谷溫先生這部大著，自己看了，覺得很喜悅，對於這種有意義的收穫。

我覺着人，只要不偷懶地過着放浪的無秩序的生活，以中國之大與其歷史之長久，隨地隨時都有可耕的田土，可種的種子。誰也承認時代是進化的，歷史不過是過去的痕迹，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知道在過去的痕迹上都是我們祖宗底生命底血，尤其是文學，尤其是有着時代背景，帶着社會底生命與人生底預言的文學，雖是過去恆含着有永久的理想的光輝的將來在裏面，我們只要不留戀，只要不徘徊，只要不為所蒙蔽所束縛，正要墾殖這樣的荒土以栽長成燦爛如錦的花讓人們採摘。在中國文學之國裏無論過去現在荒土正多，想來我這種的翻譯工作也許不是完全無意義的罷！所以我底喜悅也就並



非偶然的了。

這書分爲六章：第一章音韻，第二章文體，第三章詩式，第四章樂府及填詞，第五章戲曲，第六章小說。書中內容怎樣，讀者看了自然會知道，不待我贅說。要之中國文人向來論文都主『文以載道』，而視詩賦爲文人小技，鄙小說爲街談巷語道聽塗說，這書主張雜劇傳奇爲國民文學，戲曲宜以俗人爲對象，可算把向來那種迂腐的見解完全打破了。只這一點已足爲本書最重要的特色，無論怎樣是值得介紹的。又關於中國文學底研究的著述照現在的情形看來，恰與內田先生所說日本數年前的情形同病，縱的文學史一類的書近年來雖出版了好幾部，但求如鹽谷先生這種有系統的橫的地說明中國文學底性質和種類的著作實未曾見。這又是於值得介紹之外有必須介紹之一理由存在了。

我翻譯日本文的關於中國文學的著作，這是第二部。第一部就是鈴木虎雄先生底中國古代文藝論史（即原著支那詩論史底上半部，北新出版）。我在那書底序文上曾說到中國人對於自己底文學不會用力，譬之懶怠的子孫把祖宗遺下來的產業任意荒

蕪，却要待別人來代爲耕耨，不能不使我臨筆而增慚的等等的話（大意如此）。這話到現在想來，雖然覺着有點說得太過，未免小覷了自己，但不知怎樣，所謂臨筆而增慚直至現在我譯這書猶覺着有這種的感想。總覺得好像本來是不爭氣的子孫似的，倘光是矇着面，垂頭喪氣連外人代爲耕耘得好好的禾黍，兀然的田疇曾不致一眼，那不更其是慚愧嗎？我們要克服慚愧只有努力。努力底結果也許能給我們一個再興之機，運開成燦爛如錦的花。這又是我所以決譯此書之一因。

我於翻譯本非所長，勉力譯出，自信除中有不甚關重要的一二處省略了以外都是逐句地翻譯的；惟譯筆生疏，詞不達意之處在所不免，要望著者與讀者原諒哩。

再本書脫稿時曾請鹽谷先生指正過，並承先生賜以最近影照和筆蹟，又承先生底高足武藏高等學校教授內田泉之助先生爲之代序，鹽谷先生並囑把先生自著的論明之小說三言及其他一論文和宋明通俗小說流傳表譯出附在本書後面以補成本書全壁，而內田先生更代借給我以登載這論文和表的雜誌斯文四冊，凡此都是本書底光榮

而應志於此以表謝意的。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

偃工於東京上原



者 著 書 本

以文會友  
以友輔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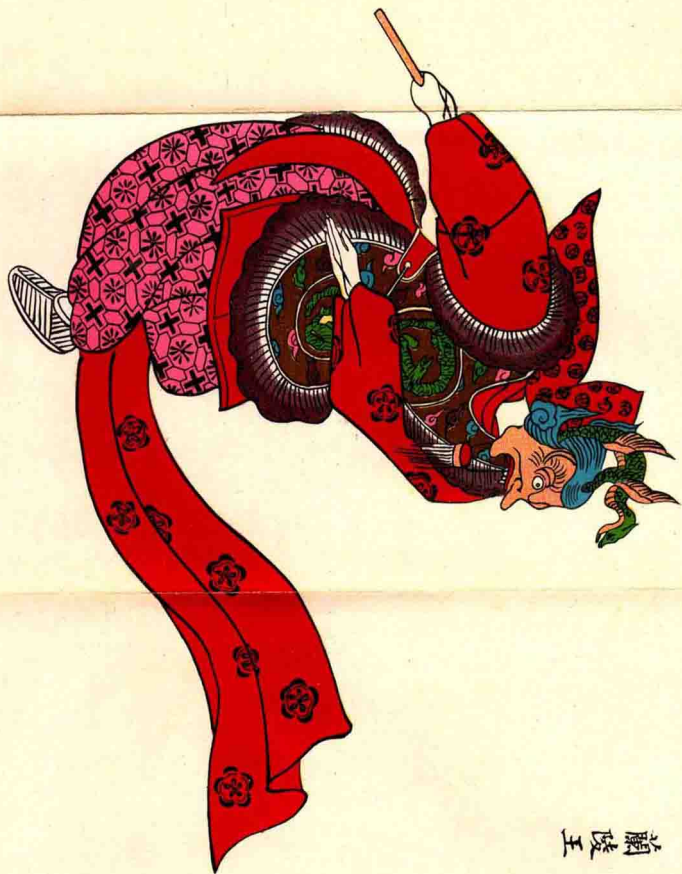
孫君清鑒

節山書



著者筆蹟

蘭陵王



累 泥 底 曙





畫鄉七改

玉黛林



上

編